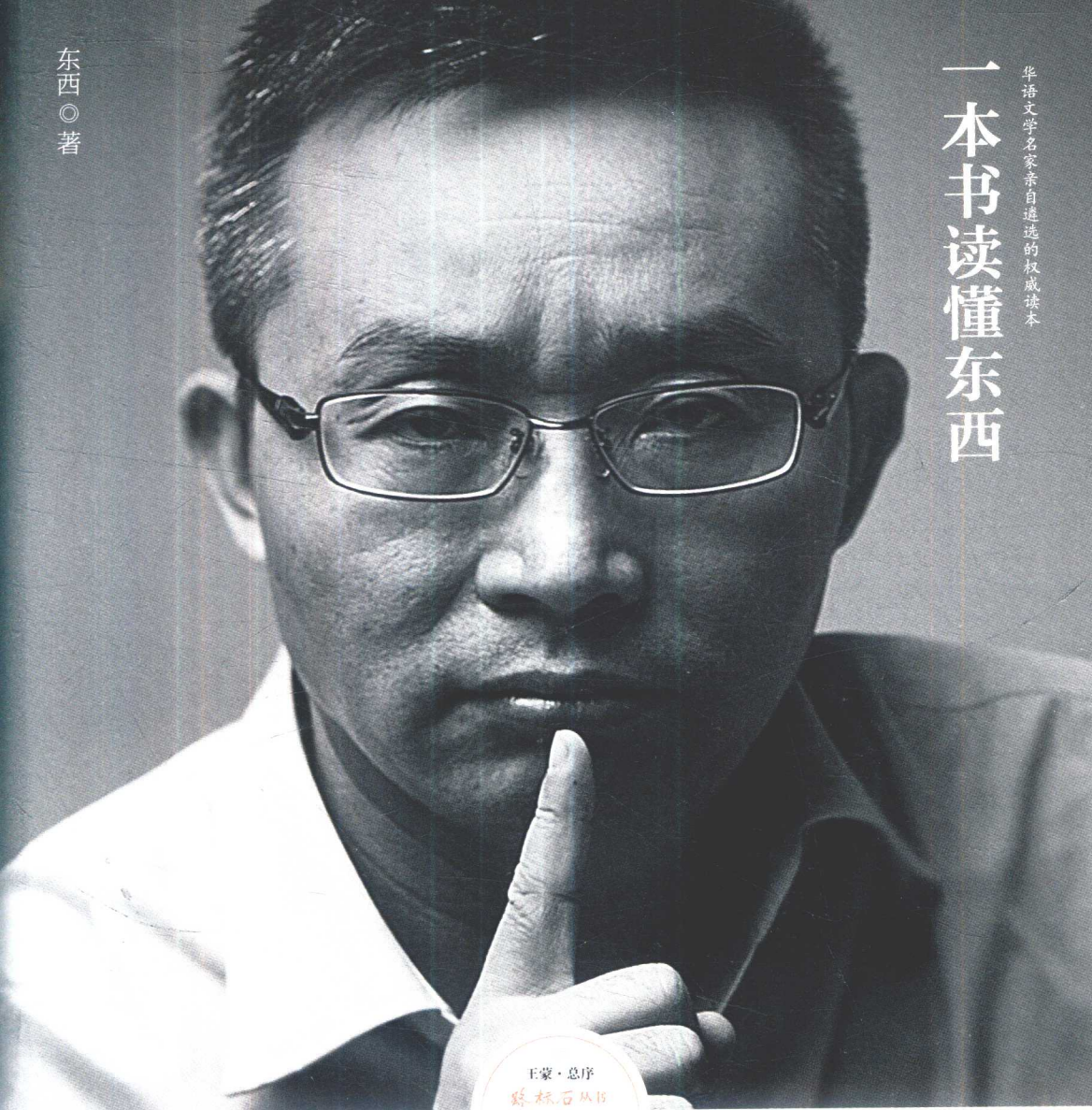


东西◎著

一本书读懂东西

华语文学名家亲自遴选的权威读本



王蒙·总序
《东西》自序

真正的经典，即便埋葬了，它也像那些土地深处的木柴，多少年之后再变成煤，重新燃烧。

当代华语文学名家自选集系列

东西自选集

《海录》到《篡改的命》，从《耳光响亮》到《没有语言的生活》，用小人物及反讽手法呈现我们心灵的秘密和质变。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东西自选集

东西◎著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西自选集 / 东西著. — 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8.3

(路标石丛书)

ISBN 978-7-5455-2850-3

I. ①东… II. ①东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19696号

东西自选集

出品人 杨 政
著 者 东 西
责任编辑 陆 翌
封面摄影 谜图公社
封面设计 今亮后声
电脑制作 九章文化
责任印制 葛红梅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 160mm×238mm 1/16
印 张 40
字 数 659千
定 价 58.0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2850-3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

在家乡天峨的溪边（章明摄）



在法兰克福书展

序言

王蒙

新华文轩集团在做一套当代作家的自选集，第一批将出版陈忠实、史铁生、张炜、韩少功、王蒙的自选作品，目前签约的则还有熊召政、王安忆、赵玫、方方、池莉、苏童等同行文友，今后还将考虑出版港澳台及海外华语作家的自选作品。好事，盛事！

现在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太大的声势，人们的注意力正在被更实惠、更便捷、更快餐、更市场、更消费也更不需要智商的东西所吸引。老龄化也不利于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推广，因为老人们坚信他们二十岁前读过的作品才是最好的，坚信他们在无书可读的时期碰到的书才是最好的，就与相信他们第一次委身的情人才是最美丽的一样。新媒体则常常以趣味与海量抹平受众大脑的皱折，培养人云亦云的自以为聪明的白痴，他们的特点是对一切文学经典吐槽，他们喜欢接受的是低俗擦边段子。

孟子早就指出来了，“耳目之官不思，而蔽于物。物交物，则引之而已矣。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”他强调的是心（现在说应该是“脑”）的思维与辨析能力，而认为仅仅靠视听感官，会丧失人的主体性，丧失精神的获得。因为一切的精神辨析与收获，离不开人的思考。

当然，耳目也会激发驱动思维，但是思维离不开语言的符号，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，是思维的艺术，是头脑与心灵而不仅仅是感觉的艺术。文艺文艺，不论视听艺术能赢得多多少少的受众，文学仍然是地基又是高峰，是根本又是渊薮。文学的重要性是永远不会过时与淡化的。

当代文学云云，还有一个问题，“时文”难获定论，时文受“时”的影响太大。学问家做学问的时候也是希罕古、外、远、历史文物加绝门暗器，不喜欢顺手可触、汗牛充栋的时文。

但读者毕竟读得最多最动心动情最受影响的是时文。时文晒一晒，静一

静，冷一冷，筛一筛，莫佳于出版自选集。此次编选，除王蒙一人而外都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后“新时期”涌现的作家，基本上是知青作家。知青作家也都有了三十年上下的创作历程与近千万字的创作成果。几十年后反观，上千万字中挑选，已经甩掉了不少暂时的泡沫，已经经受了飞速变化与不无纷纭的潮汐的考验，能选出未被淘汰的东西来，是对出版更是对读者的一个贡献。以第一批作者为例，陈忠实的作品扎根家乡土地，直面历史现实，古朴醇厚，力透纸背。史铁生身体的不幸造就了他的悲天悯人，深邃追问，碧落黄泉，振撼通透，沉潜静谧。张炜对于长篇小说的投入与追求，难与伦比，乡土风俗，哲思掂量，人性解剖，一以贯之，未曾稍懈。韩少功更是富有思辨能力的好手，亦叙亦思，有描绘有分解，他的精神空间与文学空间纵横古今天地，耐得咀嚼，值得回味。我的自选也忝列各位老弟之间，偷闲学学少年，云淡风清，傍花随柳，作犹未衰老状，其乐何如？

我从六十余年前提笔开写时就陶醉于普希金的诗：

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，
……所以永远能和人民亲近，
我曾用诗歌，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，
在残酷的时代歌颂过自由，
为倒下去的人们，祈求宽恕同情。
……不畏惧侮辱，也不希求桂冠，
赞美和诽谤，都心平静气地容忍。

看到文友们的自选集的时候，我想起了普希金的诗篇《纪念碑》。每一个虔诚的写者，都是怀着神圣的庄严，拿起自己的笔的。都是寄希望于为时代为人民修建一尊尊值得回望的纪念碑来的。当然，还不敢妄称这批自选集就已经是普希金式的纪念碑，那么，叫路标石就好。几十年光阴荏苒，总算有那么几块石头戳在那里，记录着时光和里程，记忆着希冀和奋斗，还有无限的对于生活、对于文学的爱惜与珍重。它们延长了记忆，扩展了心胸，深沉了关切与祝福，也提供给所有的朋友与非朋友，唤起各自的人生百味。

自序

每天早晨起床，我第一件事是刷牙、洗脸，第二件是吃早餐，第三件就是上网浏览新闻。如果电脑摆在床头，那第三件事很容易就变成第一件。开车的时候，我会第一时间打开收音机；周末，我会看看纸媒的深度报道。尽管我还没“织围脖”（开微博），但《手机报》每天必看。我关心利比亚动荡的局势，关心日本福岛的核辐射，为美国国会差一点儿没通过政府的财政预算案捏一把汗……坐在家里，搜索天下，我像海绵吸水那样吸收信息，生怕自己变成瞎子和聋子。必须承认，我已经被媒体绑架，并且被绑架了还快乐着。

为什么我对消息如此着迷？是老爸的基因遗传，抑或是害怕自己被这个世界抛弃？身心的反应可以证明，当我获得有价值的消息时，会本能地产生愉悦感。这种“愉悦”解释了我为什么会有好奇心？为什么会有求知欲和窥视癖？也就是说，打探消息是人类的本性。媒体高度发达和网络海量储存，正好满足了我对信息的需求。我不用经历枪林弹雨，却可以看到真实的战争；我不用顶烈日流臭汗，却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动物；我不用办签证，却能欣赏外国风光。那些昔日必须亲临现场才能看见或知道的，现在都由别人的摄像机免费供应。记者在冲锋陷阵，探险者和旅游者在边走边拍，上帝和政治家在导演。突发事件、自然灾害令人目不暇接，新消息源源不断地到来。

基于以上的媒体环境，一个美国作家和一个中国作家很有可能同时关注一个事件，比如“9·11恐怖袭击”，比如“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”。除非你对这个世界不闻不问，否则很难逃脱消息对心灵的影响。利比亚动荡的局势刺激我对权力的反思；日本的核泄漏影响我的生死观；法国戴高乐机场屋顶忽然坍塌砸死两个中国人引发我对偶然的感叹……只要我们连线，全球资讯都可以共享。遥远的事情变得很近，愤怒和同情延伸得很远。这就是中国唐

代诗人张九龄描写的状况：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”同样的信息当然会喂养出相似的思想。为了所谓的世界视野，我们可能已经牺牲掉了自己独特的经验。就像移栽到城市里的树木，虽然它们各有故乡，但移栽到城市之后，它们享受同样的阳光、吸收相同的养分、经历类似的风雨，于是也就呈现出相似的表情。过去在写作上竭力强调“不重复自己”，但在信息共享的今天，我们却尤其需要警惕“重复别人”。

清醒的写作者早就呼吁作家们走出象牙塔，直接面对太阳、风雨，贴近大地，直接与人交流和恋爱，回避媒体提供的二手生活。这当然是获得独特经验的一种方法，也是避免“同质化”的有效手段。在中国、在西方，一些作家坚持不看电视、不上网、不拿手机。他们用眼睛观察、用耳朵倾听、用皮肤感受，只写自己的体验。200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。勒克莱齐奥生在法国，长在非洲，求学英国，在泰国服兵役，在美国执教，游历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，尤其热爱墨西哥和巴拿马的印第安部落，拥有毛里求斯和法国双重国籍，是一个旅行者、流浪汉。他在小说《诉讼笔录》中塑造了一个反现代文明的角色亚当·皮洛。此人独自待在一所荒废的空屋里，整天无所事事，不是光着身子晒太阳就是到处闲逛，除了关心吃喝拉撒，对现代人的政治、经济、交往、文化、娱乐、信息、知识等均不“感冒”（网络语，感兴趣的意思）。他腾空脑子，过着近乎原始人的生活，把自己降为非人，模仿狗的动作，渴望像狗那样自由地撒尿和交欢，甚至力图物化自己，恨不得变成青苔、地衣，差不多就要成了细菌和化石。勒克莱齐奥认为人们的生活都千篇一律，好似千万册书叠放在一起，每个人都丧失了个性，只有亚当·皮洛才是世界上唯一的活人。

这是勒克莱齐奥绝对的个人经验，也是他天真的梦想。人类已经回不去了。让一个“被文明”的人接受亚当·皮洛那样的原始生活，和让亚当接受现代文明的难度几乎是一样的。对亚当来说，文明的过程就是吸毒的过程。他拒绝吸毒，把持着自然人的特性。而我，或者说我们，已经一头扎进了现代文明丰满的胸怀，正美滋滋地享受文明带来的诸多便利，当然包括享受信息的便利。由于媒体高度发达，信息爆炸，判断难免会被干扰。在我的脑海，有一个媒体塑造的美国；在你的脑海，有一个媒体塑造的中国。但是，当我们脱离媒体，去亲历、去体验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对方原来不是媒体上描写的那个对方。媒体的塑造和真实的经验发生了偏差。“日本3·11大地震”之后，

各大媒体对这一事件作了详细的报道。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多次向媒体保证：没有隐瞒核辐射事故的任何事实。但是，4月3日，距离核辐射24公里远的南相马市市长樱井胜延通过视频向外界求助时却说：“由于我们从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获得的信息非常少，我们被孤立了。”以上三方，我不知道哪一方的信息诚实、准确。就像日本导演黑泽明执导的电影《罗生门》那样，每一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编造谎言，令真相更加扑朔迷离。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，他们在报道地震的时候，为了不传播消极情绪，镜头和文字尽量回避残忍的死亡、失态的呼号和过度的泪水。而这一切正是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，正是作家们最愿意描写的段落。为了不使国民心理产生太大波动，媒体有意或无意会过滤掉一些细节，遮蔽掉部分经验。如果作家只从媒体上照搬生活经验，那他的写作内容很可能在源头处就已经弯曲变形。

警惕媒体，又离不开媒体。这是全媒体时代作家们的宿命。作家在需要个人经验的同时，还需要宽阔的视野、丰富的知识、新鲜的材料。一个人的经历是有限的，如果完全抛弃媒体，那他的视野也许就受到限制。所以，我离不开媒体提供的经验，甚至在写作时需要二手经验对一手经验进行补充。一些更为年轻的作家，基本都生活在网上。从网上获取经验已是他们的常态。我不能否定这种生活，也不敢妄言来自网上的经验就一定写不出优秀的作品。有时候，媒体视频播放的画面，比自己的亲历更靠近目标，更接近本质。我就在慢镜头里，看到过眼镜蛇毒液喷出时的形状和曲线，这是肉眼根本没法看清的事实。二手经验并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我們有没有意识到眼睛的前方尚有一个镜头的存在？新闻报道的后面还有记者的大脑、媒体的企图？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经验，对于作家来说，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拨开迷雾的过程。拨开得越深，也许就越能看到有价值的经验，就像珍珠在蚌壳里，就像思想在大脑深处。面对媒体海量的信息，作家必须学会用减法。比如用一支香烟的重量减去烟灰的重量，你就能算出烟的重量。用人体临死前的重量减去死掉一分钟后的重量，你就能算出人类灵魂的重量，有人说答案是21克。如果我们能算出镜头过滤掉的温度，能算出记者大脑的用意、媒体的企图，那一部伟大的作品也许就产生了。作家的作为就在这轻轻的21克里，他们在信息与作品之间设了一道复杂的工序，那就是作家心灵的化学反应。这个反应过程就是写作过程，真的被保留，假的被抛弃，正好与食品造假的工序逆行。有了作家的心灵检测，我们就能从小说中读到真正的中国经验或美国经验。

这也是作家存在的理由。他们可以从假的信息里提炼出真的信息。他们一次次证明虚构比现实更可信。

所以，经验在媒体的里面、在生活的深处、在心灵的底层。如果我们没有灵魂引导、没有追问需求、没有开采能力，那就有可能永远触摸不到真实，那一本本砖头似的作品所呈现的，也许都是经验的表皮，也许就是货真价实的伪经验。

目 录

长篇小说 1

篡改的命（选章） / 3

后悔录（选章） / 93

耳光响亮（选章） / 176

中篇小说 269

没有语言的生活 / 271

救命 / 298

目光愈拉愈长 / 334

痛苦比赛 / 365

慢慢成长 / 396

不要问我 / 424

短篇小说 473

你不知道她有多美 / 475

请勿谈论庄天海 / 482

蹲下时看到了什么 / 491

双份老赵 / 504

私了 / 511

送我到仇人的身边 / 520

我们的父亲 / 533

雨天的粮食 / 541

溺 / 546

散文随笔 553

故乡，您终于代替了我的母亲 / 555

寻找中国式灵感 / 559

真正的经典都曾九死一生 / 563

文学的远与近 / 566

虚构的故乡 / 569

每天都有新词句 / 573

先锋小说的变异 / 577

从“马航失联”扯到中国编剧 / 580

关于小说的几种解释 / 583

相信身体的写作 / 588

要人物，亲爱的 / 590

好像不是虚构，而是现实 / 593

代跋 在命运的万壑千沟之间——论东西，
以长篇小说《篡改的命》为切入点 / 597

附 录

东西主要作品出版年表 / 619

长篇小说

篡改的命（选章）

引子

1

汪长尺提前十分钟到达指定地点，这辈子他从来没迟到过，因此他不想在最后一次背上“迟到”的名声。他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，理了头发，刮了胡须，本想买双崭新的皮鞋穿上，但想想五百块钱够他爹在农村装一扇玻璃窗，便咽了一口唾液，捏了捏手指，放弃。现在他穿着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，站在西江大桥正中的边栏旁。这个位置离水面的距离最高，估计摔下去时也会最响。人活一辈子，或默默地消失，或响响地离开，二者必选其一。天空出奇的蓝，云朵空前的洁白，上苍似乎故意给他一个好天气，抑或是送他最后一点念想。水面铺满阳光，由于风的原因，波光的强弱不停地改变，一会这儿刺眼，一会那儿刺眼。汽车的轰鸣没过去那么讨厌，似乎还有一点悦耳，就连车屁股喷出的尾气，也仿佛散发出清香。看着两岸依次排过去的楼房，他想那个人一定隐藏在某扇窗口之后，举着望远镜，正在监督我对我的执行……

第一章 死磕

2

汪长尺把消息捂臭了才告诉汪槐。汪槐正在自饮，听到这个消息就像吃

了一枚馊鸡蛋，恨不得马上呕吐。但消息就是消息，它是没法用来呕吐的。因此，汪槐只能憋着，几乎要憋成内伤，才放一口气，说你不是上线了吗，上线了为什么没被录取？汪长尺低下头：“他们说我的志愿填歪了。”

“你怎么填的志愿？”

“前面北大、清华，后面服从调配。”

“叭”的一声，汪槐摔烂了手里的酒杯，说你好大的胆，1949年到现在，全县没一个考上清华、北大。

“只要填了服从，像我这样的分数，再烂的学校也应该捡到一所。”

“不是每个人一低头就能看见钱，明明是一个烂学校的命，还做什么名校的春梦？”

“我想幽他们一默。”

“除了把自己的机会幽没了，还能幽谁的默？你一个三无人员，无权无势无存款，每步都像走钢索，竟敢拿命运来开玩笑。”

三无人员的头低了又低，就像颗粒饱满的稻穗那样低下去。整个晚上，他都没敢抬头，仿佛要用这种姿势证明自己和田野里的稻穗一样正在成熟。他看见汪槐的双腿摇摇晃晃，刘双菊的双腿战战兢兢，酒杯的碎片白光闪闪，黄狗在餐桌下窜来窜去。风肆意地扫进来，吹散闷热的空气。他感到后脖子一阵阵凉，好像贴了一块伤湿止痛膏。汪槐和刘双菊都不跟他说话，大家心里都明白，沉默是一种酷刑。他的脑海闪过自杀的念头，连地点和方式他都想到了，但这只是一个念头，很快就被橡皮擦抹掉。

夜越来越深，他听到洗澡声，关门声，却没听到床板声。那个平时“咿呀咿呀”的床板，今晚一声不吭，仿佛在为他节哀或者像停止一切娱乐活动。直到汪槐的鼾声传来，汪长尺才蹲下去捡酒杯的碎片。捡着捡着，他的右食指被划伤，血冒出来，却无痛感。

第二天早晨，汪槐的酒醒了。他要汪长尺跟他一起去找招生的理论。汪长尺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。汪槐把门一脚踹开。这是他的脚最后一次精彩表演。汪长尺的肩膀一耸一耸，像个娘儿们似的抽泣，手里的毛巾都被泪水洗了。汪槐说哭能解决问题吗？汪长尺当然知道哭不能解决问题，但哭至少能让他减压。他试图停止，但越是想停越抽泣得厉害，就把毛巾捂到脸上，以为这样可以防洪，却不想“呜”的一声，决堤了，抽泣变成痛哭。汪槐站在门口看着，就像看着一出悲剧正上演。汪长尺“呜”了一阵，觉得怪丢脸的，